

# 雪浪石的故事

／郭果六



台北故宮今年（二〇〇四）第二季《造型與美感——閱讀中國繪畫史》常設展，以清人董邦達的〈繪御製雪浪石詩〉為壓陣殿軍之作，是一幅寫於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的記事宮廷畫。

這幅作品奉旨將乾隆皇帝詠讚雪浪石的詩，繪成圖畫以記事，所以畫心上方的詩塘有乾隆御題的四首詩與一篇跋，以及分別由梁詩正、汪由敦、嵇璜、董邦達奉旨所作的和詩。畫心部分，最上方以矮山雜林為背景，畫幅中部有一道L形的城牆，由上而下，再轉向右方延展，橫向的城牆闕有城門，上設城樓，顯然是某座城池的一角。這道曲尺形的城牆也形成一條景觀的界線，城內畫了許多房舍街道與行人，似乎還刻意表現一座由方形圍牆包被的宅院。城外則見陂陀枯木的郊野景象，但是畫了不少人在做鋤地的工作。整幅畫給人的全盤印象是一幅描述小城生活的風俗畫，只是從畫面與題詩無從看出是那一座城市。看來看去，唯一與畫題有關的，似乎是方形宅院中一座亭子裡擺放的一塊石頭。無奈亭與石的形體都甚小，那塊石頭才只有半公分見方，在畫幅裡全

無主題的氣勢，很難引人想到它就是畫題中的雪浪石。看起來，要想比較完善的掌握這幅畫的涵義，恐怕得從雪浪石的典故著手。

## 定州城的韓園與蘇石

雪浪石是蘇東坡在定州找到的一塊奇石，因見它的白色紋理特別具有水波之美，名之為雪浪石。

蘇東坡在宋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九月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外放定州。次年（紹聖元年）四月，朝廷因其曾在掌制命時對前朝皇帝語涉譏訕，革掉了他的學士銜，並將他貶知英州。因此蘇東坡主持定州政軍事務的時間大約只有七、八個月。就在此任期內，他得到了一塊黑色的石頭，上面有白色的紋理，極可玩賞，後來他又從曲陽找到一塊白色的石頭，把它刻成一個直徑一丈八尺，外表以蓮瓣為飾的盆子，置石盆中，激水其上，把酒觀賞水珠在石上盆中濺跳的景致。陳列盆石的房間則命名雪浪齋。至今蘇東坡仍有兩首〈雪浪石〉詩與一篇〈雪浪齋銘〉（亦稱〈雪浪石盆銘〉）流傳。

蘇東坡是知書善畫的頂級藝術家，他在〈書蒲永昇畫後〉曾對山水畫中的水波描繪有如此的評論：「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滄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手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又說孫知微畫水，「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註一）在東坡眼裡，只有孫位及其傳人孫知微所畫的水足以稱為「活水」，其他畫家所作只是「死水」，而蒲永昇則是繼二孫之後，五十多年來唯一能畫活水的畫家云云。

孫位又名孫遇，浙江人，是唐末五代的宗師級畫家，唐廣明元年（八八〇）黃巢攻陷長安，孫位隨侍僖宗逃往四川避難，隨後留在四川，定居成都，成為西蜀最重要的畫家，與北方的荆浩齊名，並稱南孫北荆。孫位只有一幅高士圖傳世，現存上海博物館，但是他當年曾在蜀地的眾多寺廟中留下各種包含山水、人物的壁畫。孫知微是四川眉山彭州人，活動的時間約在北宋的太宗、真宗二朝（九七六一—〇二二），他在四川至少也畫了大慈寺壽寧院的壁畫，內容是湖灘水石。同為蜀人的蘇東坡，早年在家鄉必然常見並熟知孫位與孫知微的畫水名跡，因此在〈書蒲永昇畫後〉對二人的創作如此推崇。

蘇東坡的〈書蒲永昇畫後〉作於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十二月十八日。十三年後他在定州得到雪浪石，得以從石上的白色紋理再次欣賞到可以上追二孫畫水筆法的活水之美，所以他在〈雪浪齋銘〉的引文中寫道：「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註二）因而置盆激水觀賞，命名雪浪。蘇東坡長年沉浮宦海，遠離故鄉，早在元豐五年（一〇八二）所寫的黃州〈寒食詩〉即有：「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名句，表達貶職在窮山惡水之間，無法回鄉祭掃祖塋的思鄉之苦。而今在五九高齡坐擁此件奇石，使他得享有如面對家鄉故人的親切，因此他在第一首〈雪浪石〉詩的結尾寫了：「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註三）以發抒懷鄉愁緒。東坡知定州才僅半年多，就被貶往英州，隨即改貶惠州，無奈之餘只有放棄這塊石頭，繼續瀟灑的漂泊於宦途。

蘇軾離開定州之後，雪浪石的境遇就不再為人所知，相信在一二七年金人攻滅北宋之後即告湮沒。不過南宋人杜綰在《雲林石譜》下卷對雪浪石有專章記錄，明人林有麟在《素園石譜》也對雪浪石多有描述並繪有圖像，再加上東坡本人的詩與銘，雪浪石成為歷代文人追憶嚮往的仰慕對象。所幸明朝萬曆年間，此石重新出土了。

雪浪石的後續機運與定州城內的眾春園有直接關聯。定州城的東北角有一片窪地，廣約

百餘畝，積水成塘。宋太宗時有李昭亮治定州，曾略加整頓以供軍民遊憩，但未命名為園林。後來韓琦在宋仁宗時出掌定州軍政，任內他另加修治，取名眾春園，成為定州名園。韓琦是北宋名臣，自慶曆八年（一〇四八）起治理定州，因政績優異，五年之後拜相。韓琦建眾春園比蘇軾知定州早了四十幾年。蘇東坡所建的雪浪齋位於定州文廟之後，與眾春園頗有距離，韓園與蘇石各自獨立，是北宋定州的二大名勝，足與定武蘭亭、定窰白瓷共同為人稱道。北宋滅亡後眾春園也告荒廢，後人只靠誦讀韓琦的〈眾春園記〉追想名園風華。

明朝萬曆十四年（一五六六），定州州牧唐祥興查訪到了韓園故址，並在十六年冬天復建完成，園中並新建韓琦與蘇軾祠，以表示對前賢的景仰。此外，正定縣的知縣郭衢階在萬曆八年尋獲蘇東坡的雪浪石盆，州牧唐祥興又在萬曆十五年掘出雪浪石，當時曾將石與盆放回原來的雪浪齋舊地。到了清朝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明人重建的眾春園又已傾圮，遂由知州韓逢麻重修。這次重修，韓逢麻把雪浪石與石盆移入眾春園，並新建一座雪浪齋，以配合園中已有的韓蘇公祠。蘇石與韓園自此合而為一，相得益彰。

### 乾隆對雪浪石的嚮往與關注

定州是河北省中部的古城，從春秋時代起稱為中山國，直到北齊才改稱定州，在清朝則是直隸省轄下的一個直隸州，下置二縣，約有府的地位。它在京師之南五百里，是華北平原

的交通樞紐。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皇帝西巡五臺山，回程時路過定州，曾在城內的眾春園住宿，首開清代皇帝出巡路經定州之例。自此，定州成為皇帝西巡五臺山，回鑾時的駐蹕之所，眾春園亦躋身為行宮等級的園林。

雍正一朝皇帝從未出巡。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九月，乾隆皇帝第一次西巡五臺山，十月回程時經過定州，但是並未進入眾春園。乾隆早在皇子階段就已仰慕蘇東坡雪浪石的盛名，他在十一年十月上旬所作的第一首雪浪石詩，結尾就寫著：「卻憶晴窗哦日課，雪浪早入予思存」。〈註四〉對蘇東坡曾將此石「沃之以水跳珠沫，翠影彷彿浣花村」，覺得「曾聞此語半疑信」，這次是第一次路過定州，本來可以接觸到雪浪石，卻遺憾「惜哉未訪荒園門」。〈註五〉於是他命令隨扈的詞臣張若靄，前去圖寫眾春園中的雪浪石。等到〈雪浪石圖〉繪妥上呈，乾隆又命令董邦達將此次定州訪石繪圖為記，因而才有現在展出的這幅董邦達的〈繪御製雪浪石詩〉。

掌握了雪浪石的史地背景，以及乾隆十一年西巡回程中皇帝未進入園賞石的事實，當足以了解〈繪御製雪浪石詩〉的內容了。當時是乾隆十一年十月，因此畫面上滿是華北的初冬景象，雖未下雪，但見枯樹衰草黏天，寒意已濃。畫中的城池是定州城。對照道光《定州志》的〈州城圖〉，可以知道定州城作長方形，四面城牆各開一門，畫中的曲尺形城垣正是定州城的東牆與北牆，城門為北門。城內的街道房屋與行人，應與定州小城的實際情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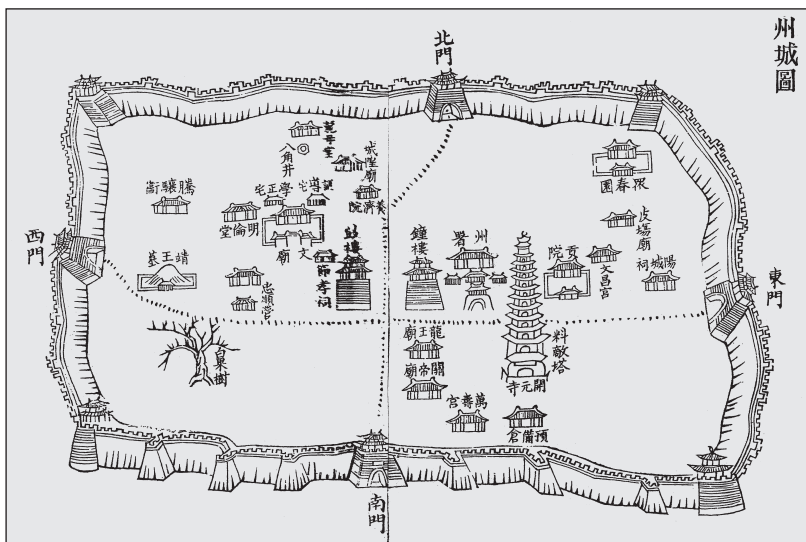
清 董邦達 〈繪御製雪浪石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符，市況遠不能和同季展出的謝遂〈仿宋院本金陵圖〉所呈現的繁華南京城相比。城中屋宇的重心落在「一座方形圍牆環繞的宅院，亦即眾春園，但見庭院深深，館閣迤邐，可是因為是行宮，平日大門深鎖，裡面空無一人。眾春園大門前站著一個身穿官服的人，面對緊閉的園門，一付準備入園的模樣。這個官兒就是張若靄。在他左側站著三名官員，其中兩人手中各提一個包裹或行囊，他們必是張若靄的助手與隨從。城外景觀的主體是一條大約與東城牆平行的道路，由上而下延伸，一直通進北門，這應該就是貫通南北的官道。沿著官道，從上到下，有不少民工在做鋪整道路的工作。官道最下端約與城門平行處，在官道左側有一組房

舍，房前有三個頭戴涼帽的官弁二坐一站。看來這些房舍是驛站或接官亭，是地方政府迎接貴客人城的場所。如此描述的官道與整地民工，傳達了全力準備恭迓皇帝聖駕的意思。至於畫中主角雪浪石，就只能依照現實比例，小小巧巧的畫在眾春園裡了。

董邦達的〈繪御製雪浪石詩〉是以描述張若靄奉旨入園繪雪浪石為主題，如能與張若靄

的〈雪浪石圖〉一併觀賞，就不會遺憾圖中的



《定州志》〈州城圖〉

雪浪石畫得太小了。張若靄的〈雪浪石圖〉在《石渠寶笈續編》有著錄：「張若靄雪浪石圖一軸。本幅：宣德牋本，縱五尺五寸九分，橫二尺九寸八分。淡設色，畫蘇軾雪浪石。」（註六）收存在重華宮。張若靄是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科舉成績不惡，考中雍正十一年的探花，但因廷玉謙退，改爲二甲一名。以翰林院編修入值南書房，乾隆年間升至內閣學士，以書畫供奉內廷。乾隆說他：「詞臣頗善米家畫，渲染爰命探天根」，（註七）因而令他去畫雪浪石。〈雪浪石圖〉當是張若靄的絕筆之作。乾隆十一年他隨扈西巡，在回程中畫完此圖之後，回京即感疾而卒，得年只有三十四歲。張若靄的這幅〈雪浪石圖〉現藏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

### 乾隆對雪浪石的詠讚

乾隆十一年十月上旬，乾隆皇帝在首次西巡五臺山的回程駐蹕定州時，即曾爲雪浪石作了三首詩，其中的第三首特別提到命令張若靄去畫雪浪石。十月中旬御駕回到京師。當月下旬張若靄的圖稿已成，乾隆又作了第四首詩以敘述命令董邦達爲定州訪石繪圖記事。這四首詩都依次題在董邦達的〈繪御製雪浪石詩〉上。（註八）

此後乾隆又在十五年、二十六年、四十六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出巡時駐蹕定州眾春園。道光年間定州知州寶琳編修的《定州志》曾把乾隆歷次在定州所作的詩，編爲該書的〈卷首〉，共得三十首，其中有十三首吟雪浪

石、四首吟雪浪石盆、三首詠雪浪齋。如此長期不斷的對雪浪石玩賞詠歎，興致的專注與持久令人訝異。蘇軾泉下有知，必當引爲最佳石友。

除了乾隆之外，嘉慶是另一個曾經詠讚雪浪石的清朝皇帝。他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由五臺山回京時，也會在閏三月十七日駐蹕眾春園，結果寫了一篇〈御製雪浪石贊〉刻石留在園中。這篇贊也被補題在張若靄的〈雪浪石圖〉上。

### 畫蛇添足的后雪浪石

乾隆除了爲雪浪石吟詩，還在乾隆三十一年寫了一篇〈御製雪浪石記〉，以討論雪浪石的真偽，因爲那一年又出土了一塊雪浪石。

蘇軾的雪浪石在明朝萬曆年間重新尋獲之後，一直保存下來，乾隆對它頗有認識，但是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春天，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找到了另一塊雪浪石，並呈請皇帝將此石移入大內以便長期觀賞。原來康熙年間有臨城縣知縣宋廣業從定州運了一塊石頭回縣，並爲它建亭鑿池，詩酒其間，還曾留下「中山一片石」的詩句。後來亭圯石仆，原地淪爲牧馬場，石頭用爲繫馬石，可是繫於此石的馬匹都焦燥不安，不敢在石旁遺糞吃草，否則病斃。乾隆三十一年，趙州知府李文耀聞知此事，即往臨城查看，將該石掘起，清洗之後赫然看到石上刻有「雪浪」兩個篆字，於是向布政使呈報，再由直隸總督奏報此一祥瑞。乾隆認爲既是東坡之物，理應保留在原地，不可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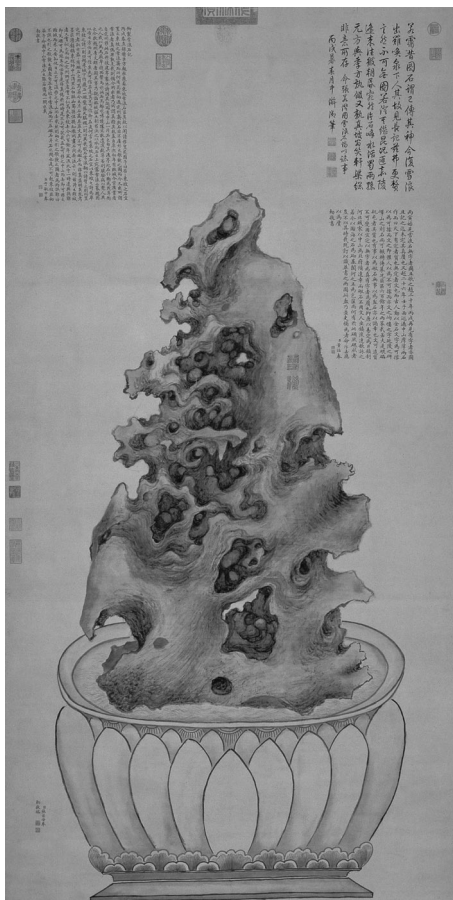
入宮內，因此命令將此石移回定州，置於雪浪齋前，與原來的雪浪石並存。至於二者孰真？乾隆本人則模稜兩可，他在〈御製雪浪石記〉講了一堆不著邊際的空話，認為看石頭的形體，原石似礮石，應為真，新石是丈餘高的片石，不可能為真物；但是看紋理，新石卻更有水波之美，反而比較更像真的。最後推說東坡一時遣興摘辭，即瓦礫可為珠玉，既不能起坡翁於地下一問之，現在爭其真偽反而可笑了。

得知第二塊雪浪石出土後，乾隆為了一探究竟，在三十二年三月中旬又命令詞臣張若澄前去定州描繪此石。乾隆當然希望仍由二十年前畫過雪浪石的張若靄再畫這塊石頭，但是若靄早已病故，遂派其弟若澄為之。乾隆還說：「沉匪嘉陵遙，來往數朝昏。」（註九）認為此次派遣可與天寶年間唐明皇令吳道子去蜀地為嘉陵江寫生的佳話並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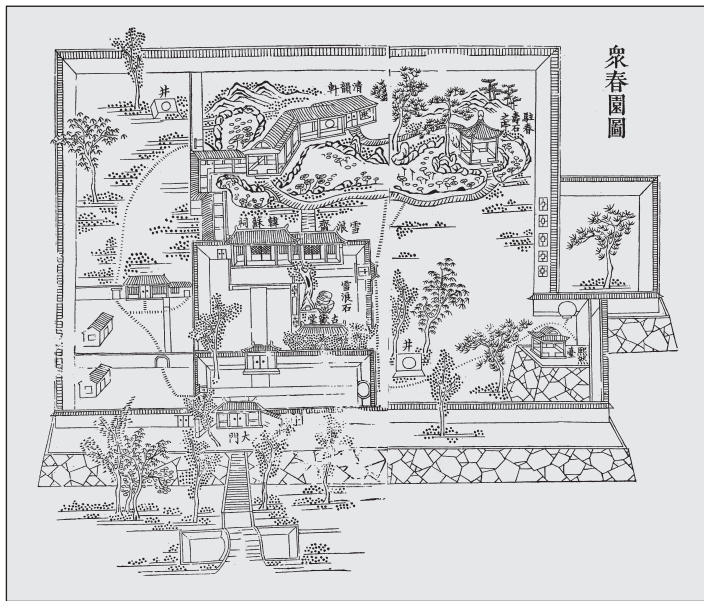
#### 張若澄所畫的〈雪浪

石圖〉在《石渠寶笈續編》亦有著錄：「張若澄畫雪浪石一軸。本幅：宣德牋本，縱五尺七寸，橫二尺八寸。水墨畫盆中雪浪石，石上飛白篆雪浪二字。款：臣張若澄奉勅敬臨。鈐印二：臣張若澄、朝朝染翰。」（註十）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刊印在《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二冊。

其實只需稍一審視張若澄畫的雪浪石，就可知道它是好事者的仿製品，刻在石上的雪浪兩個篆字更見做賊心虛，因為蘇東坡只在石盆口沿刻了〈雪浪齋銘〉，從未在雪浪石上刻過任何文字，而且也沒聽說蘇軾好寫篆字。當蘇東坡找到雪浪石的時候，一眼就看出它是礮石。以蘇東坡的見多識廣，才學淵博，所見又是當代之物，所作的礮石論斷決無可疑。礮石是用拋石機以槓桿原理投射的大形石塊，或以體積重量直接傷敵，或在壓毀敵方建築物之後，間接由建築構件壓傷敵人，攻城者引為利器以達到破壞的效果，守城者亦用來打擊蟻聚的敵軍或摧毀敵方的衝車等攻城器械。當做礮石使用的石塊必有某種程度的渾圓厚實，以瘦縷漏透為材質特徵的觀賞石不可能用作礮石。由於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遼朝，入宋之後定州成為北方的邊防重鎮，是防禦遼人南侵



清 張若澄 雪浪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州志》〈衆春園圖〉

的軍事指揮中心，因此擁有礮石之類的軍事裝備乃是必然之理，只是蘇軾知定州時，遼宋之間和平相處已逾百年，備而未用的礮石閒置之餘可以用來玩賞了。蘇東坡讚歎的是這塊礮石的天然紋路之美，所以他在〈雪浪齋銘〉說：「異哉礮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註十一）第一首〈雪浪石〉詩則說：「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註十二）強調此石是因紋理之美才足以成爲可供欣賞的奇石，卻從未對雪浪石的外形有任何描述。用現代人玩石的術語來說，雪浪石在觀賞石的分類上是

典型的紋理石。以此爲準來看張若澄奉旨畫下來的第二塊雪浪石，一眼就看到那塊石頭是以瘦縐漏透的形體之美爲特色，在觀賞石的分類屬於造型石，它的水波由石頭的形狀造成，是石頭的細部形狀有水波之美，而非紋路有水波之美。其外形更是片石，是冠雲峰那種聳立的長條狀，決難用來當礮石。因此只要把握住蘇東坡本人對雪浪石的描述，兩塊石頭的眞僞是明確可辨的，可惜乾隆惑於雪浪的題字，未從此一觀點論斷。

乾隆在五十七年做了最後一次的五臺山之行，回程時照例駐蹕定州的眾春園。這次他再度玩賞了兩塊雪浪石，最後做出的結論是雪浪石的眞僞不以石上是否鐫刻雪浪二字爲準，銘刻可以作假，重要的是石頭的質地。舊石既然「有事以爲礮石，無事以爲盆石」（註十三），因此是真的，有字的反而是贗品。這次賞石乾隆又寫了一篇〈御製雪浪石後記〉。如今乾隆三十一年年的〈御製雪浪石記〉與五十七年的〈御製雪浪石後記〉，都被題在張若靄與張若澄的兩幅〈雪浪石圖〉上。兩幅畫上的〈御製雪浪石後記〉都由董誥奉勅敬書，但若澄圖上的〈後記〉結尾是：「此盆乃疆吏補爲者，命斥去，應以爲贗。」（註十四）若靄圖上的〈後記〉，結尾竟是：「此盆既有蘇詩，應以爲眞。」（註十五）同一個石盆，同一篇〈御製雪浪石後記〉，卻出現意思相反的結尾，顯然有欠嚴謹。

根據道光年間編著的〈定州志〉，乾隆會將第二塊雪浪石題名爲「後雪浪石」。同書並

說：「今觀其石並無黑質白脈及水紋之狀，然既蒙宸鑒，又沐璇題，亦此石遭際之極盛也。」（註十六）再次確認第二塊雪浪石不是真品。

## 尾聲

清朝的國勢自嘉慶朝開始衰敗，進入道光之後，皇帝已無任何條件進行各種巡狩。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朝廷爲了節省開支，將直隸省內的十一座行宮廢除，其中即含定州的眾春園。有鑑於眾春園與雪浪石的歷史價值，以及康熙、乾隆、嘉慶三帝曾多次駐蹕，留下不少題辭，當時的定州知州寶琳乃將眾春園重加整建，改爲「韓蘇公祠」，外牆上則題「古眾春園」，園中保存原有的雪浪石與雪浪齋，並添築若干廳舍以陳列三位皇帝留下的手蹟。知州寶琳後來在道光二十九年編修了《定州志》，是一部內容充實完備的方志佳構，書中繪有道光二十七年重修的〈眾春園圖〉。董邦達的〈繪御製雪浪石詩〉在畫幅上描繪了眾春園在一七四六年的面貌，兩圖的時間相差一百年，互相比對，可以看出眾春園在百年間的變遷。

民國建立後定州改稱定縣，賈思紱在民國二十三年纂修的《定縣志》錄有韓蘇公祠和古雪浪石的照片，但不甚清晰。現在的定州是河北省的定州市，人口約百萬，不知韓蘇公祠和雪浪石是否仍在？眾春園又與一七四六年及一八四七年的情況有何差異？但願有緣一窺究竟。

## 註釋：

- 一、兩段引文見蘇軾：《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二。
- 二、蘇軾，《蘇東坡全集》，後集，卷八。世界書局，台北。
- 三、蘇軾，《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三。世界書局，台北。
- 四、乾隆，〈乾隆丙寅孟冬上澣題雪浪石用東坡韻〉詩。收入寶琳，《定州志》（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卷首〉。
- 五、乾隆，〈乾隆丙寅孟冬上澣命張若靄圖雪浪石三疊前韻〉詩，詩中有「沃之以水跳珠沫，翠影彷彿浪花村。曾聞此語半疑信，惜哉未訪荒園門」之句。《定州志》〈卷首〉。
- 六、《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卷）第三十四。台北故宮版，冊四，一八一八頁起。
- 七、同註五詩中之句。
- 八、這四首詩的標題分別是：乾隆丙寅孟冬上澣題雪浪石用東坡韻、乾隆丙寅孟冬上澣命張若靄圖雪浪石三疊前韻、乾隆丙寅孟冬下澣攜眾春園並雪浪石稿本命董邦達圖之四疊前韻。
- 九、見張若澄《雪浪石圖》上的乾隆題詩。
- 十、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卷）第三十四。台北故宮版，冊四，一八三六頁。
- 十一、同註一。
- 十二、同註三。
- 十三、見乾隆，〈御製雪浪石後記〉，題在張若澄《雪浪石圖》上。
- 十四、同註十三。
- 十五、同註六，一八一〇頁。
- 十六、寶琳，《定州志》，卷五，地理，古蹟，〈後雪浪石〉條。